

请柬

马洁

—

下午的天气依旧闷热，麻辣拌摊的丽萍正在忙碌着。

“阿姨，今天卖烧烤的叔叔没来吗？”

丽萍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朝着旁边杨帆的摊位看看，笑着说：“可能是家里有事吧！”女孩接过丽萍递出去的麻辣拌，付过钱之后蹦蹦跳跳地离开了。

放学了，不知道扣在笼里的饭够不够吃，不知道小娟给张强喂饭没有。广场的音乐声有些嘈杂，扰得丽萍心神不宁。她喝了几口水，就再次忙碌起来。

这一忙，就到了深夜。丽萍把剩下的菜煮好，就踏上回家的路。

三年前的一天，张强摔了一跤，就病倒了，医生说是突发的脑出血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是下不了床。家里的顶梁柱倒了，生活还得继续，丽萍不得不白天打工，晚上摆摊，只为了多挣点钱。

二

家里灯火通明，小娟正在客厅的茶几上写作业。屋子很安静，丽萍压低声音问：“你们都吃饭了嘛？”

小娟点点头，丽萍看着懂事的女儿，有点心酸：“妈给你煮了点菜，你吃点再写吧！”

母女俩刚坐下，卧房里就传来咳嗽声。丽萍示意小娟继续吃，自己则走了进去。

一进门就是扑鼻的臭味，张强正剧烈咳嗽着。丽萍赶紧上前，帮着张强顺气儿。张强别过脸去，闷闷地问：“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”

丽萍手里的动作顿住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今天卖得慢。”

自从张强倒下，丽萍做起这个摊子。后来她的旁边出现一个烧烤摊位，杨帆穿着背心，熟练地在食材上刷酱，翻面儿，和她打招呼：“丽姐，一个人出摊啊！”

后来，两个人熟络起来，杨帆经常帮助丽萍。他今年40岁还没有成家，说之前谈了个女朋友没成，心里有了结，就拖到了这个岁数。男人无奈地笑，烟雾随着夜风弥漫开，却让丽萍生出怪异的感觉来，挠得心里难受。

三

照顾张强睡下，已经不早了。丽萍随便吃了几口饭，就又忙碌起来。

把菜筐子洗干净，又把车子清理了，女儿

晋中饮食漫记

李均平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句妇孺皆知的话里，直接传递着饮食的信息。所谓“一方水土”，首先说的就是食材，所谓“养”，就是饮食方式。一个地方的饮食样貌与味道，必然与本土的气候物产直接相关，而饮食文化的形成，又叠加了人文与历史的浸润、渗透与加持。

晋中，山西腹地，晋地之中，山川风物，天造地设，自成一域。东山五县，高原之上，太行呈东北——西南走向斜列。晋中之东，沟梁壠郭，黄土深厚，气候苦寒，多产杂粮，俗称粗粮。而长期以来，作为细粮的小麦在东山产量极低，故格外珍惜。而晋中之西的平川六县，则是另一番天地。汾河自北向南奔流而下，冲击成一马平川的晋中平原。这里得益于温润的气候、充沛奔涌的河水和丰盈的地下水之利，灌渠遍布，沃野千里，自古以来盛产小麦。每到夏季麦收时节，麦浪滚滚，满眼金黄，麦香四溢。小麦，东山人为之心心念念的小麦，却成为平川人的主粮和主食，因此也成为平川人烹饪的主料和主角。

东上太行，登高一望，谷子、豆类、高粱、玉米、土豆、红薯、荞麦、苣麦各类作物，依山顺势，星罗棋布，五色缤纷，美不胜收。这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食材。这些食材品类丰富，形味各异。平心而论，粗粮杂粮，口感相对粗糙、干涩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食欲。而以小麦为主的细粮，细腻、柔软、弹滑，深受大众喜爱。

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，粗粮，作为不好吃、不想吃、吃不完但必须吃的主粮口粮，给人们留下的更多是苦涩艰难的记忆。吃粗粮与吃细粮存在天壤之别。曾经，老百姓把市民户口称为“吃细粮”，把农村户口叫做“吃粗粮”，对“吃细粮”高看一眼，心生艳羡，都渴望着有一天能转成“吃细粮”的。那时候，能摆脱一日三餐的粗糙玉米高粱，经常吃上白面馒头和拉面，简直就是天堂一般的日子。

饮食，与生命息息相关，蕴含了太多的情感和生命体验。千百年来，无论是过去温饱不足，还是现在衣食无忧，人们对食物始终保持着敬畏、珍视、赞美和热爱之心。美

银杏叶黄 岁月流金

许梦云

我的老家门口，有一棵银杏树，它宛如岁月的守望者，静静地伫立在那里。究竟是何时被种下的，早已无从考证。奶奶说，自打她记事起，这棵树便扎根于此。

一到秋季，万物凋零，银杏却披上了一身金黄的盛装。微风吹过，银杏叶或轻盈地旋转，或悠然飞舞，纷纷扬扬，给大地铺上了厚厚的地毯，让人不忍踩上去。

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喜欢在树下玩抓落叶的游戏。我们立于银杏树下，仰望树叶打着旋儿，缓缓下落，估算着风速与风向。随后我们奔向预计的落地点，轻巧地伸出手掌去迎接。只要距离恰到好处，仅需片刻，那落叶便乖巧地落入掌心。

然而，一旦判断有误，即便是你东奔西跑，忙碌不休，也是枉然。正是这份不可预测的魅力，让我们对这款游戏如此着迷。

银杏树下是我们小伙伴的游乐园，也是大人們的茶话会。大家聚集于此，只为一杯银杏茶。最初是奶奶从养生频道里得知，银杏叶泡水后适量饮用，具有降低血脂的功效。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喝了几天，竟觉得身体轻盈了不少，于是告诉了街坊邻居。

出于好奇，大家都想试试银杏茶的功效，邻里时常会过来讨要一些银杏叶，家里便热闹了起来。而奶奶总是笑盈盈地迎接每一位来客，还会贴心地备上茶果

品重儒林李家沟

李凯文

乡村布局的形成，源于顺应自然的理念和与生俱来的自然生存能力。建筑的面容，经时光打磨后的庄重感，具有阅尽沧桑的静谧。每一串院落无论规模大小，被岁月蚕食后都堆积着祖祖辈辈的生活情绪。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，时光真不知该定格在哪个年代，怎样才能读懂它所隐含的历史文化，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完成身临其境的表述。

经五道庙后穿入祠堂街，可见一座高台基的“李氏宗祠”，是清朝光绪皇帝下诏，由时任山东代理巡抚李希莲出资修建的。多

喝“头脑”去

王景元

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我应姐夫之邀，去太原喝“头脑”。

雨，一场不大不小的秋雨，淅淅沥沥落了一夜。当曙光抹亮窗户玻璃时，雨滴结束了它的演奏。我赶紧起床，和妻子说，喝“头脑”去。

妻子用沙哑的声音问：“起这么早，真喝‘头脑’去？人家都没开门呢，刚下过雨路滑，再约吧。”她的声音如同晨曦中的迷雾，散发着淡淡的温馨。

“不能食言，姐夫等着呢，去晚了就没了。”

“吃嘴！冒雨跑那么远喝一碗那？有什么喝头？”她的话语中掺杂着一丝不屑。

“雨早停了，这叫天公作美。‘头脑’那是太原名小吃，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咋能没喝头？里面放着黄芪、煨面、莲菜、羊肉、长山药、黄酒、酒糟、羊尾油，熬一晚上才成。喝‘头脑’的人还排队呢，再说我好几年没喝了，还怪想它的。”说话时，“头脑”就好像摆在我面前，热气从碗中一捋一捋升起来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旁边搁一壶黄酒两屉烧麦两个帽盒(空心饼)，一小碟绿油油的腌韭菜，舌尖已溢出了口水。我用门牙把舌尖使劲咬住，像教训调皮的孩子，用手掌狠狠卡住了脖子似的，受到惩戒的舌尖只好悄悄地待着。

记得第一次喝“头脑”也是十多年前的事。2012年中秋节刚过，父亲患了心肌梗塞，命悬一线，在解放军二六四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，出院后在姐姐家小住了几日。闲谈时，父亲问姐夫太原还有没有卖“头脑”的，姐夫正思谋着给老丈人如何补补身体时，父亲刚好问起“头脑”，他茅塞顿开。了解“头脑”的人都知道，“头脑”是药膳食品，对人体有滋补作用，对刚出院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很好的补品。第二天一早，姐夫就把我和父亲早早地拉到了“清和元”。

父亲干一辈子厨师，年轻时候曾在太原“聚和昌”当学徒，他对“头脑”有所了解。他问我：“你喝过‘头脑’没有？”我摇摇头。

这时，他给我们讲起了“头脑”的传说。据说，在很早以前有一名医叫傅山，医术精湛又是孝子，由于他对当时社会不满就隐居在老家，那时他母亲体弱多病，骨瘦如柴，性

潮頭

文学副刊 第二〇二期

刊头题字 冯骥才

点心。大家围坐在银杏树下，叽叽喳喳，有着聊不完的话题。时常等到日落西山，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其实，银杏茶并没有如此神奇，功效也是因人而异。但那时，大家似乎不在乎它的功效，而是因为享受一起聊家常的乐趣才纷纷聚集于此。那时的银杏，已不仅仅是一棵树，它更是邻里情感交融的纽带。在它那宽厚的荫底下，人们愉快地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长大后离开家乡，我所在的小区也矗立着两棵银杏树。每当秋风起时，它们便纷纷扬扬地洒下金黄的落叶，宛如一场绚烂的雨。偶尔，有人驻足树下，由衷地赞叹其美丽，但更多时候，行人只是匆匆掠过，未曾将这份美景纳入自己的生活中。而树下，也从未有人围坐一团，谈笑风生。

大城市固然精彩，却总觉得少了点味道，我想，那或许是银杏树下谈笑风生的人情味。

少历史掌故与名人逸事，烘托出一个渐行渐远的乡村，在时光背影中投下了又一个又一个凝重的身影。祠堂落成的那天，或许就是一个家族传奇故事的开始。

村口那眼古老的轱辘井，水源依然旺盛，村委会几年前又新建起了学校、大戏台、卫生保健室、便民服务楼和老年照料中心，与祖宗的祠堂、寺庙共同承担着乡村文化传承的延续。村口建起高大的牌楼，成为李家沟村最显眼的标志，村前那条小河依旧在平缓地流淌，水源来自仁家窑的后山……